

艳歌行

五重恋

下

蝴蝶蓝 著

我爱你时，
你的心在沉睡，
你爱我时，
我的心却已冰冷。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Beautiful Time
阅读是最美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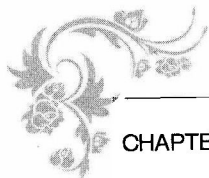
艳歌行

五重恋

下

蝴蝶盛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ontents 目录

CHAPTER 30	机关用尽不如君	001
CHAPTER 31	七日包胥哭楚心	012
CHAPTER 32	中流以北即天涯	023
CHAPTER 33	风波不信菱枝弱	035
CHAPTER 34	落花时节又逢君	046
CHAPTER 35	谁把流年暗偷换	057
CHAPTER 36	不应回首为沾衣	068
CHAPTER 37	几生香火旧因缘	080
CHAPTER 38	那堪落红成地衣	091
CHAPTER 39	难得玉人心下事	101
CHAPTER 40	由来一梦莫笑痴	112
CHAPTER 41	枕上片时春梦中	123
CHAPTER 42	谁惜泥沙万点红	134
CHAPTER 43	一溪风月碎琼瑶	145
CHAPTER 44	一生惆怅情多少	156
CHAPTER 45	风雨晴时春已空	167
CHAPTER 46	天若有情天亦老	178
CHAPTER 47	莺儿燕子俱黄土	189

目录 Contents

CHAPTER 48 尘事未除人自苦	200
CHAPTER 49 宫门锦绣向阳开	211
CHAPTER 50 乐莫乐兮新相知	222
CHAPTER 51 一枕初寒梦不成	233
CHAPTER 52 俗世难逢开口笑	245
CHAPTER 53 艳歌九曲换衣裙	258
后 传	273
明振飞番外	275
明承乾番外	285
陆重阳番外	302



CHAPTER 30 | 机关用尽不如君

很快，这五谷轮回之所也杀进了人。在门口乱砍了几刀后，这里特殊的环境让人住手了。“他娘的，你说那女人上哪儿去了？”一个带着鲁南口音的人愤愤地嘟囔着，“杀了个遍也没找出来，总不至于掉这儿淹死了吧！”

一个渭西口音的人紧跟着接话了，“嘘，小点声！你嫌命长啊？”他压低了声音嘀咕着，“还不赶紧借着这地儿猫一下！等东边他们拼得差不多了咱再过去露个脸，多好！”

“唉，俺就是笨啊，”鲁南口音的人像是被劝动心了，只听得咣当一声兵器支地，“你说，主子真狠的下去心，昨儿晚上还干的那个带劲……”他像是个憋不住话的人。

“你以为和你似的！”渭西口音的人憋着声音吃吃的取笑着，“到了娘们的裤裆里就不想出来，这宫里别的不多，就是女人多！”

涵玉在肮脏的雨帘之下恐惧、震惊地瞪大了双眼！他们说的，不会是她吧？！

“主子哪能让一个娘们坏了他的大事！”一个总结。“娘的，有霸气……”另一个感慨。“林头儿说，他特意那个女人去问了句，主子连眉头都没皱，说能喘气的一个不留！还把林头给臭骂了一顿，什么关口了还婆婆妈妈娘们之心……”“把林头儿震住了吧？！”“可不是！主子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人啊！”“所以戏里说，伴君如伴虎。”“不过主子这次可有大麻烦了。”“真没想到陛下还有这么一手。”“主子也不赖啊，连这种情况都想出了法子补救。”“可是，唉……”两人都陷入了叹息。涵玉擎着雨布，浑身都在如筛糠般颤抖着。

“那，啥时候咱去东面啊？老在这儿猫着也不是个事啊，”鲁南口音的人待不住了。

“再等会，东边留的人凶悍得很，等他们拼得差不多了，反正待不长，都得撤。”

渭西口音的人精明得很。

“那……那个女人怎么办？”鲁南口音的人死心眼。

“唉！主子又没说，一定非让咱兄弟俩砍死她！”渭西口音的人有些恨铁不成钢，“咱上面还有头儿，头儿上面还有头儿呢！追究起来，也轮不到——”

“这边还有没搜的！”外面传来几个高昂的声音。“快走！来人了！”两人闲置的兵器相撞，发出清亮的声响。“搜仔细点！一处不漏！”“这儿没有！娘的……”装模作样四处砍了几刀，两人叫嚣着出了处所。

很快，一切寂静下来了。涵玉在雨帘下死死咬着嘴唇，只觉得天旋地转！他们说的，不正是她吗？！太子要杀她！那个几个时辰前还和她云雨巫山，话中有誓言的男人竟要冷血绝情地杀她！

——“说些暖的，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同枕眠。”她讽刺地笑了，她是被梦魇住了吧！她咬了下自己的嘴唇，好疼！真实的，这一切居然都是真实的！她感觉浑身的精气神儿都被抽走了，一下泄了力气。这感觉，似从云端直直坠入地府！她无力的将头靠在了地筐的边沿，眼泪都不知哪里去了。这变化、这转折太快，太令人难以接受了！莫非是，他的事儿失败了吗？！她恐惧地瞪大了双眼。

——“若是本宫不在……”“怕本宫谋事不成身败名裂吗？”“她算不算？”“头儿……问问……”她的指甲生生的刺入了皮肉之中，原来，他竟早就设计好了！若事情有变，他绝不允许她这样一个活口独留在阳光之下的！

——“主子也不赖啊，连这种情况都想出了法子补救。”莫非，他要毁灭一切夜入宫闱的证据？他要掩饰曾经有的贰臣逆子之意？！

——“最近宫里不太平，记住，一旦有事，不要留在坤宁宫，往母妃的毓庆宫跑。”她一瞬间有种肠子都要悔青了的感觉！她怎么不相信明振飞呢！她怎么就能死心塌地的信了太子呢！她居然还傻到回去睡得着觉！那一夜的恩宠，竟让她在生死关头心目皆失，她生生丧失了逃跑最黄金的时刻！

三月十八日，黄道吉日。坤宁宫血流成河。约一个时辰后，涵玉哆嗦着钻出了藏身之处。四周寂静得很。毫无生机。

——“反正待不长，都得撤……”她用偷听来的话不断给自己打着气，两腿颤抖着摸到了附近的一处厢房。房门被踹得七零八落，里面一片狼藉，桌子被劈开，柜子被砍烂……连稍微大一点的器皿都成了碎片。这太子要除掉她的心有多么坚决，由此可见一斑。她从如来佛祖、观音菩萨祷告到王母娘娘、太上老君，胡乱着在柜里翻

着，天啊，还真让她搜到了一件半新的太监服！

她欣喜若狂的将它赶紧套到了自己身上，一系盘扣，却悲惨的发现，这居然是件内官廿四衙门掌客印太监的常服！太监中的大官啊！真是，这人要是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缝……涵玉郁闷地嘀咕着。地上还躺着几个品级低微的小太监，但……她实在没有魄力去盯着那些血肉模糊的尸首看，更没有胆量去他们身上剥下一件血染的鲜艳夺目的寻常太监服。客印就客印吧，她一狠心，先离开坤宁宫再说！她从柜子后面抹了一把黑灰，毫不客气的抹在了自己苍白细致的脸上。

毓庆宫方向，成了她唯一的去处。涵玉自坤宁宫的小门谨慎跑出。长长的甬道，静得令人心慌。突然，从几个甬路的拱门涌出了一众太监宫娥！他们有的披头散发，有的衣冠不整，但都在匆忙向一个方向跑着，像是听到了什么召唤的声音。涵玉躲避不及，被人高声招呼了过去，“那位总管！陛下有旨，有口气的都上正殿听诏去！”有好事者远远地吆喝着。涵玉心下一咯噔，难道……有血光之灾的不光是坤宁宫？她万般无奈，只得低着头融入了迁徙的滚滚人流。

一入外三殿空场，涵玉惊得差点没叫出声来。一大队穿着奇怪的士兵似被俘虏缴械了一般，密密地凑坐在空旷之地。“夷钺兵……”不知谁低声嘀咕了一句。涵玉心头一颤，竟猛地想起了月光的和亲……难道是？！她觉得后背的衣裳都湿透了，脊背嗖嗖的冒着凉气。“按品进殿。”一只手将缩在人群中的她拽进了泰和正殿。涵玉在心里叫惨，只得将头低的更厉害了。

趁场面混乱，她赶紧钻到了客印总管太监群的最里面。“这位总管咋瞧着眼生啊？”很快有人看出来了。瞬间，周遭二十几个客印大太监的目光全都集中到了涵玉身上！涵玉心里大苦，她干笑着揉着鼻子，灵机一动说道，“咱家……是才提拔的。嘿，掌宝钞司的客印。”众人闻言讪笑，勉强客气一番，目光很快散开。涵玉在角落里长吁了一口气，亏的自己将李善长教的内宫十二监四司八局基础知识背得牢固。这宝钞司掌造粗细草纸，说白了就是管上厕所用的手纸的。这世道，人皆是趋炎附势，司礼监、御马监如日中天炙手可热，随便提拔个秉笔、随堂之类的小官，全宫里的、甚至整个朝廷的人都红着眼盯着看，祖宗八代，籍贯嗜好了解的一清二楚，可像宝钞司这样的清水衙门，就算是个客印总管又如何呢？谁属于认识啊。涵玉安全的、孤立的矗立在窃窃私语的太监群中。

说来，今日的泰和正殿气氛很怪。不说殿下候着的女官太监一个个灰头土脸，阵势不全，殿上除了皇帝的龙椅，竟在玉阶上下一溜摆了兩排坐椅。诡异啊……涵玉偷偷在人缝中打量着。

很快，皇帝陛下出场了。居然，皇后也出来了！更邪门的是，那个庞贵妃竟也跟

着出现在大周朝的泰和正殿！史无前例啊，顿时，殿下低议之声四起……“肃静！”大总管、司礼监正印大太监孙德志发话了，“奉旨，”“传——太子殿下觐见！”“传——旭王殿下觐见！”“传——平王殿下、六王殿下、七皇子殿下觐见！”“传——安庆王爷觐见！”“传——秦国公、魏国公觐见！”

涵玉心里一哆嗦，皇帝将留在京城的皇子全召集上殿也就罢了，居然不声不响的将手握重兵、镇守西北、东北、西南的三位王公同时召上大殿，不是蓄谋已久，哪能赶得如此齐巧呢！莫非是……有些东西在她脑海里不安分地觊觎着跳跃着，快呼之欲出了……

太子明承乾，在太监指引下，身着明黄色皇太子朝服，面色冷峻的走在众人之前。他是什么时间换的衣裳？涵玉很是惊奇。叩拜之后，各自就座。皇帝也没什么废话，简单的开场白，直奔重点。主要内容如下：皇太子明承乾，内结贰臣，外引夷钺，夜伏宫闱，妄行逼宫，无君无父，逆图不赦……众人大哗。

“承乾！”龙椅上的皇帝一声低喝，“事已至此，朕不能再无视任由之，你还有何话可说！”明承乾缓缓地站起了身子，在丹陛玉阶之下恭敬叩首。“父皇明鉴，儿臣实不知，儿臣惶恐。”他目光沉静地凝视着他的君父，仿佛，之前所有的一切，皆是浮云一散。“你……”皇帝冷笑着，“身为大周储君，未奉诏带兵甲直入宫闱？何解？”

“父皇明鉴，”明承乾面色不改，“儿臣闻报母后宫中遇兵甲袭杀，情急之下，方率东宫侍卫入宫。虽入宫既交由大内禁军接管，但儿臣知已犯下大过，此桩儿臣认罚。但‘夜伏宫闱，妄行逼宫’实乃莫须有之名，儿臣甚冤！”

“哼，”皇帝不再理他，却将脸庞转向了端坐一旁的皇后，“鎏莹，”他亲切地唤着，莫皇后却猛地变了脸色，快步走下了凤椅，跪在了玉阶之上。“妾身惶恐。”她尾音的颤抖难道是受宠若惊吗？

“鎏莹啊……朕的皇、后。”皇帝似自言自语般，“莫从之，过得还好吧？江汀、于春水、廖文伟、史存义、孙富永……都还好吧？”皇后闻言背影如常，头钗上的珍珠步摇却轻轻地晃了晃。

“鎏莹啊，妄你聪明一世，我大周嫡出的公主，就值门外那群虾兵蟹将吗？”皇帝眯着眼睛，脸上竟是冷酷地笑着，“一边让承乾夜宿坤宁宫，一边将振阁世子偷偷送入宫内，怎么？两手准备，是皇后不放心太子吗？”他未等皇后开口申辩，劈手将一份长长的绢纸扔到了玉阶下，“看看吧！我大周所谓的后党，兵、政、枢、密皆有，鎏莹，瞧瞧，这上面有没有被冤枉的……这么多年，你所做之一切，朕，一直都不想管。那是念及你为皇家养育众多儿女和你我多年来风雨并肩的情分！鎏莹，朕不想说

话，但你别天真地以为，朕什么都不知道！”涵玉闻言心底一寒……

“安庆王、秦国公、魏国公，”皇帝低沉着摇头，“原先有人跟朕说，皇后与太子心怀不轨。朕，不相信！也不愿相信！到了今日，你们都看到了，若无你们三位爱卿碰巧在此，险为这份固执酿成大祸！”皇帝在殿上又讲了些什么，涵玉一句也听不进去了，她渐渐明白了……皇帝是有预谋的！他明知道皇后和太子有异心，却一再纵容，甚至不时的推动他们几下，他的目的……

整个正殿喧哗一片。“陛下，”丹陛上跪着的皇后淡淡地笑了，语气平和幽缓，“您想废后，或是废太子，只消一道旨意。为何非要如此，让妾身背上篡权夺位、万劫不复的千古骂名？”

“呵呵，”皇帝冷冷地笑着，“中宫母仪天下，东宫之与国祚，怎能轻言废立。”他的话语有些无奈，更像是讽刺，“朕是明君，后储废立，总要给天下一个交代。”涵玉在人群之后无力地垂下了脑袋，好缜密好歹毒的心思！逼着你、诱着你、等着你，等到你终于忍耐不住，匕首离鞘刺向他的瞬间，才突然出手、一发制敌——如此贼脏并获，功德圆满。

“承乾，”得胜的皇帝并不满足，他的重点当然在太子身上，“皇后已认罪，你呢？”

太子在殿下恭敬地叩首，冷俊如常，“父皇明鉴，儿臣清修至今，实不知母后所为一切。”他的嘴唇清晰地吐着沉静的音节，面色凛然的将一切推了个干干净净。涵玉一惊，却见太子淡然与皇帝对视着，薄薄的嘴唇一开一合，“父皇，今日诸位弟弟及几位国之重臣皆在，儿臣篡越多言了。儿臣自天僖二年居皇太子位，十余年来，可谓兢兢业业，一刻不敢怠慢。”“母后众结党羽之事，儿臣实不知情，属不察之罪；今日带侍卫入宫，也是情急为之，甘愿认罚；但，父皇适才之语，夜入宫闱之事纯属莫须有之罪，不知是哪路宵小御前谗言，妄乱我大周国本……”“诚如父皇英明，母后既已将平王世子接入宫中，取代之意勿须再言。事若成，天下非儿臣所有；事不成，儿臣断送储君之位；儿臣为何要自毁长城，非行此谋逆断途之罪呢！”“今日父皇误解之事，若是有人能出面指证于我，儿臣甘愿当场辞去皇太子之位！否则，父皇！以母后一人之为株连国之储君，怕为身后史书所累！实是社稷之悲，儿臣之冤！”明承乾笔直地跪立着，激扬悲愤，义正词严。

殿下又起哄然议论……安庆王、秦国公、魏国公都不住点头，安庆王甚至都将疑惑的目光转向了皇帝身上。涵玉心底一颤，她突然明白了他要杀她的缘由！她膝盖一软，将身子缩得更利害了。

“你……当然不怕，”皇帝停顿了好久，冷冷地开了口，“鎏莹，你知道吗？”他再

次转向了玉阶上跪立的皇后，“你的坤宁宫，如今一个活人都不存在了，”他冷漠地望着莫皇后那张终于变的惊异失色的面孔，一字一顿的说着，“朕现在，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若是朕一早没让孙德志将你传来……”

“如今大周的皇后——在否？”

殿内，一片寂静。丹陛之下，平王明振阁突然惨白了脸！“父皇——”他几乎是踉跄着跪爬了过去，“父皇！坤宁宫！惟诤他……”

“老四，”皇帝的言语没有任何的情感，“归列。节哀。”“谁？！”明振阁发疯了般地低吼着，“是谁？！”

“朕老了……”皇帝感慨万千地环视着众人，最终，将视线落向了太子，“杀罚决断之心，青出于蓝胜于蓝矣！”涵玉心里一颤，皇帝居然……连这个都清楚？！“谁？”四无用喃喃地嘀咕着，他失神地望向了太子，猛地跪行了过去，狠狠地拉住了他的衣袖，“太子哥哥！三哥！是你吗？！”他失控地大喊着，“惟诤是你的亲侄子啊！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啪！”的一声脆响！“放肆！”太子掌出声起，“明振阁！”他铁青着脸，瞪着捂着脸庞呆如木鸡的弟弟，“朝堂之上，目无君上！振阁，你还是如此不长进！”他大声吼着，“哪个看见是本宫做的？！本宫连惟诤入宫都不知道！如何做！”造孽啊，涵玉低着头忏悔着，他不知道，可是，她为什么要多那么一嘴？！她为什么要告诉他？！

“惟诤……”明振阁无力的蜷缩着肥胖的身躯，呜呜的伏在金砖上痛哭着，“都是爹的错！”“惟诤！爹不是人啊！！！”他不管不顾地哭喊自责着，那声音压抑、悲怆、憋沉，一字一句在宽敞的大殿上飘来荡去……“孙德志！”皇帝终于受不了了。几个太监连架带拖加抬的将明振阁架了出去。“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的。”沉默之后，皇帝冷冷地凝视着太子。太子无语。面色依旧。

远远的，脚下传来地动山摇般的微微震感。训练有素的战马、铠甲齐全的兵士……真正大周帝国的军队，穿过层层洞开的皇城大门，踏步而近。“好了。结束了。”皇帝淡淡地笑着。“承乾，”皇帝志得意满地望着殿外铠甲折射的金光，有些漫不经心感慨着，“朕，治国数十载，誓言根除大周外戚之祸。你，怎么不想一想，朕又怎会放任即位者埋祸于此呢？”

涵玉闻言一个激灵！她难以置信地望着大殿上的皇帝，难道，连那个！他也是故意为之！难道……这里面最关键的那个人竟是……“朕的勤王之师终于到了，”皇帝周身放松，他和颜悦色地望着下首的安庆王、秦国公、魏国公，“卿等，可以带人退下了。京城无事，即刻归任吧。”安庆王、秦国公、魏国公起身唱喏，退出不表。

一群将军随之飒爽上殿，为首那人——涵玉扒着人缝使劲瞧着，天啊！竟然是，果然是，怎么真的是他——那个大名鼎鼎的二等公，荣威大将军，当朝太子妃之父！余积岳！

殿内大哗。

“臣余积岳（方孝言、朱柒南、蒋为刚、余剑侠），救驾来迟！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将军叩首。“爱卿平身。”皇帝抬手。涵玉死死盯着余积岳的侧脸，却看不出一丝情绪波澜。“承乾，”皇帝不想再和太子绕弯了，“你的京西、府南、润北大营均已缴械。张士礼、杨显、卢庆国已投诚。”他淡淡地说着，“不过，朕还是真小看了你，一期监国，竟笼络了如此众人。承乾，张士礼早将你的衣带诏呈上，事关皇家体面，还需朕多言？”

太子侧身，冷漠的凝视着一众将军，“哼，富贵险中求，”他竟不屑地笑着，向着丹陛玉阶之上的皇帝叩首，直身。“儿臣无言，听凭父皇处置。”这一声，十足落寞，千分凄凉。涵玉在人群之后心底一酸，竟也有些悲伤，他那消瘦的身躯仍在笔直的跪着，那一袭明黄，却在盔甲铠剑的辉映下愈加单薄……

“带下去。”皇帝收官，“皇后连同太子逼宫谋逆一案，待旭王协三司定审后诏告天下。”接下来皇帝再说了什么，涵玉一句都没听得进去，在人影叠套中，她只见那具明黄色的身影孤独的起了身，在一众兵甲侍卫的簇拥之下，萧然离去。她心思复杂地盯着他……那张和她曾经无比亲热的脸庞由远及近高昂而来，那份高贵、漠然依然不变，她的心底有些酸涩，这一刻，也许只有他自己还这样认为，他还是大周高贵的皇太子吧？只是，莫非是她眼花了不成，在他昂首掠过一众平叛之将时，那脸上竟闪过一丝冷淡的笑容，不是冷蔑，更不是冷嘲、冷讽！而是一种淡然、自得、高傲的轻笑。

涵玉于人群之中伏在金砖之上，等待着主子们一个又一个的起驾回宫。变天了。她悲哀地想。她该怎么办呢？逃出宫去，她就自由了！她突然想到了这个事实。是啊，没有了皇后和太子，她彻底自由了！她觉得自己应该兴奋，却一点也兴奋不起来。一切束缚都消失了！怎么？自己却迷惘了……清醒，清醒！开始第一步吧，出宫。

殿外。只能用一个字形容，乱。军队、太监、宫女……皇城禁军都被挤到城门上了，貌似闲的无事可干。在这时候偷出宫门，不是个好主意。等天黑吧，找什么借口？涵玉漫无目的地在乱糟糟的宫内溜达着。“那边那个！”有人在高喊着，“你过来！”

她愣了一下，天啊，别是我啊，有冷汗呼呼的向外流……

“就是你！”很骄傲的声音继续响着，“那罗锅瘦猴儿！别给爷装听不见！”

涵玉一讪，心里骂着是谁说话这么缺德，面上也只得挤着笑回了头。“哎哟！这不是七殿下嘛……”她松了口气。“给爷进去抬东西去。”明振宇小手一挥，很是气派。好机会！涵玉心头一动，这个没长熟的小家伙说不定可以大大的利用呢！“是！奴才遵命！”涵玉笑咪咪的跟在他身后。进了交泰殿，明振宇兴奋的大声叫喊着，“六哥快来！抓来一个！”涵玉一惊！差点没让口水噎死自己！她转身想逃，但肯定是来不及了……“站住！”后面传来很是愤怒的声音。

意料之中。明振飞很是惊喜，支开了弟弟，捉住涵玉的手臂上下瞧着。“活着就好，”他自顾笑着，“在殿上，我还在想，你若是活着就可以随我一起去封地了……”涵玉一愣，她抬眼望着了他，“怎么？王爷要离京？”

“是，明日就要起程，”他有些落寞，不过转瞬又添了一分神采，“你同我一起去，好吗？”他有些期待的捉住了她的手。她心头一滞。快速思索起来，一旦有人察出她是坤宁宫的活人，那是太子谋反多么好的人证啊！皇帝兴奋的绝不能让她死成！还不得把她塞上舌套丢到北镇抚司去好好拷打过油折磨一番……“好！”她赶紧点头，“不过殿下，”她干笑着抓住了明振飞的衣袖，“千万莫说我在坤宁宫……”

“知道，”他欣慰的笑着，“我自有安排。走，去母妃宫里换件衣服，同我一起去父皇那儿请旨！”

毓庆宫，涵玉死活不肯让侍女为她更衣。要命的关口，她哪能失了明振飞的心啊。她坚持自己换上了高领的裙装，紧紧跟在了他的身后。“到时候，见了父皇，你只消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就是。”他轻声说着，“凡事，有我。”涵玉死死按着自己脖颈上的盘扣，心内一惭，将头垂的更低了。

两人沿着长长的甬路行走着。皇帝的寝殿——紫宸殿，就在前方。视野之内，不时的有一些太监扛着破烂不堪的红门、烂板经过。遥望着一些宫墙，竟还有焚烧过后的痕迹。涵玉在心里默思，看来，有此劫难的，不独坤宁宫啊……

“咣！咣！”青天白日的，竟又起了撞钟的声音！两人面色一凛，停滞当场！甬路上的宫人皆是瞠目结舌。一日竟连续两次撞钟！又出什么大事了？！

“封门了！”“封门了……”很快，一些抱头鼠窜的小太监充当了消息的传递者。“怎么了？”明振飞喊过来一个，“为何又闭宫门？”“回六王爷，奴才实不知，只见西门被那些军爷接管了……”“前门也闭了！”“南门也闭了！”“北门也不让出了！”远远的，只听得马蹄列队快速踏地而过的声响。

“有些不对劲，”明振飞皱着眉头，“快！去紫宸殿！”他也不避讳了，直接拉过了

涵玉的手，急急地向皇帝所在的紫辰正殿奔去。马蹄声，似在四面八方响起。大部队列整齐跑步前进的步伐回音——跨跨跨跨……踏的人心一阵阵颤虚发慌。涵玉感觉到明振飞握着自己的手掌心内竟微微出了冷汗，他在害怕？！她万分疑惑着，时局已定，他在怕什么呢？

“走这儿！”明振飞拽着她，快步钻入了园林小路，那些太监宫娥像受惊的老鼠群，也不顾规避尊卑了，一见有带头走的，也不管人家是去哪里，一个跟，便全都盲目地跟了上来。一群人浩浩荡荡、仓皇而行，服饰品级各异，却鸦雀无声，齐心得紧……“别怕！”明振飞捏紧了她的纤手，“父皇那里很安全。”可是，他俩刚刚步出园林，跨过偏殿的玉石围栏，就被尖叫着迎面奔来的太监宫娥给阻住了脚步！“前面怎么了？！”明振飞冲着慌乱的人群大吼着：“有兵！”“杀过来了！”“真杀人啊……”转瞬间，他俩身后跟随的大队逃难人群马上转了方向，黑压压的人流汇集到一处，掉头向后奔去……一眨眼的光景，围栏处只剩下了他们二人！“不能乱跑……”明振飞拧着眉头，环顾四处，“跟我来！”他拽着她的手，绕过了偏殿，在一处不起眼的厢房前踢门而入！

“这里不成啊！王爷！”涵玉刚刚经历过夺命追杀，她有血淋淋的教训啊，这时候躲到这样的地方是根本没用的！“藏不住人的！不行的！”她低声喊着。

“闭嘴！”他毫不客气地呵斥着，拉着她快速的闪入了内间。涵玉目瞪口呆地望着他吃力的从墙壁上抠动了几块石头，“咣当”……一扇隐蔽的暗门开启了！“快走！”他拖着呆如木鸡的她钻入了暗道……她的心怦怦乱跳着！她怎么忘了，他是谁？！这个皇宫里属于这些人的秘密，不只这一处吧？她咬紧了嘴唇，感觉自己的手心也渗出了冷汗，两只交握在一起的手，好滑。明振飞熟练的点燃了火折，躬身前行着。“还不知道外面到底是怎么样了，”他走到了一处，停了下来。涵玉紧紧地贴在他的后背，感觉自己如同那死死吸在墙上的壁虎。“看看再上去，”他拍了拍涵玉颤抖的手，吹灭了明火，谨慎的慢慢移开了侧壁的一处石关。涵玉有些惊呼这个暗道构造者的匠心独具了！在这里，竟能清晰地看到紫辰正殿前广场上所有的一切！“柱下石雕狮嘴。”他微微地笑着，将她揽入了自己的怀中，“皇帝有皇帝的路，太监有太监的招儿。放心，知道这里的，加上你不会超过五个人。”她蜷缩在他温热的怀抱中，难以置信的抬头仰视着这个男子，他的面色沉静坦然，自信的笑容慢慢的绽放在脸庞之上，“怎么？不相信本王？”他嬉笑着。她半是惭愧半是娇羞的瞥了他一眼，略略放了心，贪婪的望向了石关之外。

军队。看不到边际的黑压压的军队。对面，站的是两排笔挺的皇帝陛下最贴身的

亲兵侍卫，还有一些哆哆嗦嗦的禁军、太监。“为首是谁？出来说话！”大内禁军侍卫统领王全福在高声喊叫着。

军队的中央一动，兵铠列甲自两旁退避，闪出几骑宝马良驹。居中为首的那人着金黄色铠甲，气宇非凡。涵玉眼皮一跳，这是谁？感觉怎么如此熟悉……“皇太子殿下在此！”右侧的将军高声答话了，“吾等特来‘除奸妃，清君侧’！速退！与尔等无干！”

涵玉明显感觉到环住她的身躯狠狠的颤动了一下，“三哥？！”明振飞瞪着关外，低呼着！涵玉心下一紧，顺着他的目光，死死地盯住了中间那人！那人被密实的铠甲挡住了大半面容，他也不说话，只是将手一挥，身侧的兵士将一团金黄色的东西啪的扔到了侍卫们的脚下。“阻拦者，照此！杀无赦！”军士们高呼着！

“啊？”“啊——”转眼，侍卫后面的人跑了个精光。涵玉眯着眼看着，只瞧到了一团黝黑的头发。

侍卫统领王全福见对方大方地报了名号，有些跪立不是，“太子殿下，”他洪声抱拳，“卑职皇命在身，恕不能全礼！”

“王统领，”中间那人终于开口了，虽然声音传进来已很小很小，涵玉还是马上分辨出来了！“本宫是来‘除奸妃，清君侧’的，与旁人无关。莫要让你的兄弟们白白送死。”是他！这等冷清傲慢的声音！是他！绝对是他！涵玉都快喊出声来了！她彻底看不明白了！他不是……一切不是都已经结束了吗？夷钺兵缴械！三大营被破！三尚书反水！那怎么还……她猛烈地摇晃着明振飞的衣袖，惊恐万分！

“利害。”明振飞苦笑着频频点头，“三哥实在是太厉害了……”

“这是怎么回事？”涵玉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衣襟，“王爷，太子他是怎么弄的？”

“早知三哥有胆识，”明振飞一瞬间竟似失神了般，“却没想到，竟有胆识至此……他真是有胆！真是舍得！”

涵玉心头一动，“莫非？！”她低呼着，“太子是故意的？！”可是这算什么啊，把自己的三大营和外援全都报废了！他打的什么算盘！

“天下，是三哥的了……”明振飞有些感慨，“弃车夺帅，他竟敢只身犯险！”

“啊！”涵玉想起来了！“莫非，太子是为了引那三个王公出来？！”她惊呼着。

“正是！”明振飞长叹，“远水解不了近渴啊。三大营太远，余积岳太慢！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他是正印太子，他只要这个皇宫！”

涵玉心头一震，明承乾竟是……他竟是拿自己做诱饵！他静等着皇帝将隐藏的暗招完全使出！等着皇帝得胜、撤兵！等着大浪淘沙，忠奸立辨！等着他所有的敌人欢欣鼓舞，放松戒备！等着他父皇亲口将手握重兵的三位王公宣退——好的，宫门一

关，天下，在手了！

厚积薄发，孤注一掷，天下定矣！好漂亮的计谋！好缜密的心思！好卓然的胆识！

她终于明白他全部的心思了……他的隐忍，他的忧愁，他的消瘦，他的郁思，全都是为了今日！为了那个玉阶丹陛之上耀眼夺目的九五之尊！她感慨着，低声叹。一瞬间在心底，竟原谅了他适才必杀的绝情，竟理解了他温情过后的枭狠冷血……这么多年，他也是真不容易！皇帝有废立之心，皇后有取代之意，他在危险的缝隙中艰难的勃发着自己的力量；他默人声、断情欲；他刀口舔血，他昼夜难安；他踏着宫人、死士、恩师、甚至爱人冰冷的身躯慢慢地成长；他还要微笑着接受他的父母、他的兄弟、他的臣子、他的奴才们一轮又一轮接踵而来的挑战和考验。他识破了他们的计谋，却隐忍不发；他明知眼前是陷阱，却义无反顾地纵身跳入……

——“居然藏的这么深。先不要动他，以后还有大用。”

——“本宫知道那茶有问题，提前服了解药，还做了周密的部署，谁想到你竟半路将茶杯夺了过去，乱了本宫的计划。”

——“你告诉她‘不是’，对吧？所以，她今日才安心的送了我一份大礼——太子监国。”

——“本宫不喜欢用阴阳怪气的宦官，又不相信拖家带口的外臣。防着兄弟夺位，又得防着外戚专权。”

——“这一刻的安静，也不能有吗？”

——“在东宫，谁的身后没有人呢，知你不会害本宫，这就够了……”

涵玉的心里重重的一颤，这个机关算尽的孤家寡人啊！

CHAPTER 31 | 七日包胥哭楚心

“你怎么了？”两人离得太近，明振飞发觉到了涵玉的异常。

“没什么，我只是在想，陛下，怎会让余将军……他可是最可能阵前倒戈的啊？”她赶紧转了话题，她确实是想不明白！皇帝怎能如此自信呢？太子的岳父余积岳会反水，这一点，使用他的皇帝比其他人更了解吧！皇帝为什么敢将如此重任交到太子妃父亲手里呢？这不是自掘坟墓吗？！

“太子殿下！”石关外的王统领倒是个忠心之人，听完了一众人软硬兼施的游说、威胁、诱惑，他拔出了佩刀，洪亮的嗓音义正词严，“卑职职责所在！今日除非身首异处，恕难从命！”他身后的侍卫也齐齐的亮出了刀锋，随着这位有着忠君热肠、勇往无畏的大内统领，螳臂当车般的迎上了连绵浩大叛逆之师。

“不单是父皇，我到现在都不相信，”明振飞喃喃地说着，“余将军会背叛父皇？绝不可能。定是在别处出了纰漏，应是另有他人取而代之了吧。”

涵玉闻言一愣，“为什么？”她惊异得很，人心隔肚皮，皇家的人更是猜疑心重，为何这个余将军就值得上下如此肯定？

“你知道吗？”明振飞低沉的在她耳边轻诉着，“满朝文武，万千后宫，贵戚巨贾，僧道名士，只有两人，一直没上暗卫的名单。一个是孙德志，另一个就是，余积岳。”

涵玉狠狠地打了一个哆嗦。明振飞笑着总结，“说余将军会谋反？父皇驾崩了都不会相信！”涵玉心思恐惧地望向了石关外……怪不得皇帝敢放任皇后和太子与余府结婚，真是伏笔千里、计谋深远啊，可是太子是用了什么手段呢？居然连这样的人也能策反？她的目光缓缓落到了外面战场之上，征战双方的举动有些奇怪，打斗中，他们竟都刻意地回避着那堆金黄色的东西，“那是什么？”她低声问着。“那是振宇，”明振飞在她头顶低沉地回答着。涵玉浑身冷冷一颤，她终于明白！为什么适才侍卫身后

的人顿时便作鸟兽散了！好狠的探路石！杀七皇子立威，事半功倍也！明振飞摸了下鼻子，自嘲地笑着，“若不是刚才遇见了你，现在躺在那里的，说不定是我呢。”涵玉的心思，却冷丁飘的好远……

——“事若成，天下非儿臣所有；事不成，儿臣断送储君之位；”

——“今日父皇误解之事，若是有人能出面指证与我，儿臣甘愿当场辞去皇太子之位！”太子当时是说给谁听的呢？不是皇帝，不是兄弟……而是！她猛地一阵清凉，她突然明白了！

他为何非得只身犯险了！因为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母后竟真正存了异心！他只得突然变了策略，转了矛头，他要让那三个手握重兵的王公站出来，且看着，这一切都是皇后做的，他这个大周储君是如何被冤枉的！他如何绝不会谋反的！那一刻，他手中还没有可以颠覆乾坤的军队！他甚至连皇后这样一个暂时的盟友都失去了！在余积岳未到之前，他只能靠一己之力挺立在旋涡之中！他必须在这些拥兵一方的王公心中保持清白，保持正统！所以，知道实情的董涵玉，是非死不可的了。他的胆子大，心更大，他为什么令有限的兵力血洗坤宁宫灭口焚迹，而不是直袭泰和殿诛杀皇帝及那三位王公火线即位；因为他不想给自己的将来种下祸患，因为他清晰的知道，余积岳那万数余人，是无法和长年镇守在外的大周铁骑相比的！他要等，等他的父皇开口放走王公们，等他们离开现场，离开宫闱，这样，他才能在宫门一闭之后，永绝外患、名正言顺的登基、称帝……要么全胜，要么全败！

——“富贵险中求啊！”这正是太子当时对将军们的肺腑之言吧！

“走吧，这宫里是不能再待了。”明振飞感慨着打断了她的思绪，起手欲闭上石关。正当两人准备离去之时，“住——手！”却听得一声高喊，一骑快马如刺破桅杆的利箭般冲入了混乱的广场，马背上鲜艳夺目的金黄色皇子服、来人手中潇洒挥舞的特制长鞭，“都住手！”那人高喝着！场上所有的人都惊愕的放慢了动作，“都住手！”他的声音洪亮而威严！

是谁？！暗道中的两人都惊呆了！这二皇子送亲，三皇子造反，四皇子身材臃肿，五皇子更不可能！老六在暗道里，老七躺在地上……是谁？这是谁？！同样震惊的，还有敌营的统领们！马背上的太子缓缓的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鏖战的双方自动分开。

那金黄色的背影挺拔飘逸，身姿俊美，他勒住了缰绳，收起了手中的长鞭，策马走向了万军中的太子。所有人竟都没有去阻拦他。“天啊……是二哥！”明振飞惊呼了起来！涵玉感觉他的身躯都在向外倾斜着！“二哥？！他怎么回来了！”明振飞有些失控！“王爷小声点！”涵玉赶紧捂住了他的嘴巴，两个人将耳朵紧紧贴在了狮口处，生